

READING WEEKLY

中国阅读周报

关注文化 倡导阅读

● 本期导读

神性裂解:北洋史鉴

P10

璀璨国学 今当典藏

P11

试解中国式教育的心理难题

P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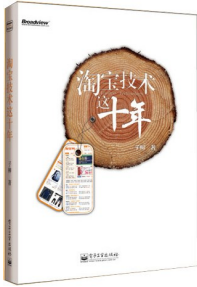
● 文坛新数字

15万元

由《南方都市报》设立、在民间享受盛誉的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4月27日在广东顺德揭晓。在击败阎连科、北岛、刘震云和李佩甫等强劲对手后,知名女诗人翟永明最终获得本届大奖关注度最高的“年度杰出作家”荣誉,独揽15万元奖金。

翟永明是凭借2012年出版的《翟永明的诗》而获得这项殊荣的。她也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自2003年举办以来,成为“年度杰出作家”的第一个诗人。授奖辞称:“翟永明的诗歌是一部女性之书,也是命运之书,她的写作开创了当代女性诗歌新的书写谱系。”大奖主持人、作家魏微介绍,“年度杰出作家”第一次颁给诗人,中国诗人理应得到这样的尊重。翟永明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诗歌的推送模式也在随科学发展而改变,这既为诗人提供了新媒体时代文字与载体之间的关系,也提示了在新媒体背景下,“诗歌何为”的深入思考。

● 第一时间书



《淘宝技术这十年》于柳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5月版/45.00元

该书从工程师的角度讲述了淘宝这个超大规模互联网系统的成长历程,及其所有主动和被动的技术变革的前因后果。书中有幕后故事、产品经验、架构演进、技术启蒙,也有大牛成长、业内八卦、失败案例、励志故事。全书文风流畅,有技术人员特有的幽默感;内容积极正面,有现场感,全部是作者亲身经历。

一周观察

■ 杜浩(书评人)

读懂每座城市:从饱含沧桑的老建筑读起

■ 商报记者 潘启雯

“4·20”芦山地震发生后,四川雅安当地个别百年古建筑虽有裂缝但未发生严重坍塌的现象引起网民关注,那些震后屹立不倒的古建筑被称为“屋坚强”。与此同时,有关老建筑、老房子等也成了社会各界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

其实,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展现无遗的思想和情绪,是活着的古代史和近代史。特别是那些堪称经典之作的老建筑——每一座老建筑就像一本生动鲜活的历史教科书,蕴藏着值得回味的历史典故和文化故事。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文化精神和文化遗存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影子”,老建筑将自己的“灵魂”与“影子”凝固在城市里。因此,要读懂每一座城市,首先应该从那一个个饱含沧桑、蕴含丰富的老建筑读起。

片砖块瓦保留着历史的记忆

在一定意义上说,老建筑就是一座城市的文化面孔。遍布各个城市大街小巷、风格各异的历代建筑物,彰显着各自城市的文化个性和独特品位。

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开始推出的“老房子”系列图书堪称是这类型图书的一个经典。该系列图书里所展示的那些老房子、古村落,是江南人民的生活史,生活的场所,生活的痕迹,生活的壳。那些隐藏在老房子里的故事和图片,凸显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习俗和情趣。按照出版方的介绍,出版“老房子”系列图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古民居”价值的重新认识,手下留情,多保留一些精彩的老房子。

聂鑫森的《中国老房子之谜》(新华出版社2013年3月版)引领人们走近传统建筑中的亭、台、楼、阁等经典形态,追溯它们的历史渊源、文化特征、建筑样式、对中国“老房子”得以全面领悟和认知。

面对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庞大纷繁的世界,当下年轻人或许不必再感到困惑了,由何兆兴编写的“古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丛书(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12月



青岛老建筑

版)——《老门楼》、《老楼阁》、《老牌坊》、《老书院》、《老祠堂》、《老会馆》、《老戏台》、《老宅第》,这套丛书的问世,可以让那些对老建筑了解不多的读者轻而易举地欣赏到“门楼之庄重”、“楼阁之挺拔”、“牌坊之神圣”、“书院之典雅”、“祠堂之崇高”、“会馆之富丽”、“戏台之绚丽”和“宅第之安详”。另外,该丛书还注意展示地域的多元、历史的多变、人文的多样,匠人与艺人手法与技术的不同,以及文化的差异造就的审美的缤纷,从而使读者感受到中国古代各个城市建筑文化浩无际涯的宽度。

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曾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在宁波这个历史文化名城,那些不同风格、不同背景下所遗留下来的老建筑,一直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个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建筑的身影逐渐湮没于喧嚣的尘土之中。徐文浩的《宁波老建筑》(宁波出版社2010年4月版)从古宅民居出发,经由祠堂戏台、打量学堂书楼,审视工程设施,领略桥梁百态,仰望古塔风情,注目宗教场所,由居家指向社会,由日常回归信仰。每一类建筑,既有反映建筑物整体风貌的照片,也有凸现建筑物细部结构的特写。

张润武等撰写的《图说济南老建筑》(济南出版社2007年1月版)、拖拖的《城市遗风:大连老房子审美》(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杨军主编的《杭州老房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李明的《青岛,老房子的记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3月版)、姜承浩和薛顺生共同编著的“上海老建筑”丛书(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包括《上海老建筑》、《老上海花园洋房》、《老上海经典建筑》、《消逝的上海老建筑》等)……透过这些书,可以读出各个城市的历史沧桑、民俗风情、政治伦理、经济财力、文化艺术、科技教育等文化信息,领略各个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大魅力还在于,在这些老建筑的片砖块瓦之间,还保留着一段段风雨激荡的历史深处的记忆。

异域老建筑的别样风情

时下中外的城市,新建的、正在设计的建筑五花八门,有本土的、有外来的、有混血儿的,一阵阵喧闹与争论让人有些窒息。忽然发现,有一些建筑,似乎被忽略了,它们静静地存在了很久,尽管建造年代久远了,但是依然精致耐看,传达着不老的精神。

老房子不仅记录了岁月的变迁,也展现了各个时代不同的建筑风貌和风土人情。朱子仪的《纽约老房子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主要选取纽约现存有代表性的112处老房子,从底层住宅、公用设施,到商业建筑、博物馆和摩天大楼,通过大量照片和描述性的文字呈现它们各自的风采和厚实的经历。该书在建筑层面透视那些冷冰冰的老房子的同时,展现纽约活生生的历史场景。

建筑不仅仅是一种工程技术,更应看成是人类最大的社会文化的物化。在西方国家,从古到今建筑都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艺术门类。约翰·罗斯金,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既是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又是科学家、诗人、环保主义者和哲学家,他的趣味和去向是那个代人的精神标准。《建筑的七盏明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9月版)的出版者称该书为建筑学杰作,它不同于一般的建筑书,承载异常丰富,表现出充沛甚至肆虐的诗意力量,就像作者罗斯金所说,这本书“一直在努力说明每一种形式的崇高建筑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历史、和宗教信仰的化身”。

其实,罗斯金在书中主要阐述了建筑的7大原则:“牺牲原则”、“真理原则”、“权力原则”、“美的原则”、“生命原则”、“记忆

原则”和“顺从原则”,为20世纪的很多建筑和设计提供了灵感。此外,罗斯金还认为建筑是从先辈手中继承下来的东西,并映射出先辈生活的景况——这种思想对当今的老建筑保护有着深远的影响。

钟敏的《法国老建筑改造经典案例》(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则以经典的法国老建筑改造情况为例,将法国老建筑改造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建筑的改造个案进行了专业细致的剖析,让读者们通过该书深入地了解法国建筑师和老建筑业主们,如何在种种局限中,发挥自己的创意,让老建筑焕发出新的光彩——这难能可贵。

老建筑的人文关怀

老建筑作为时代信息的载体,是一定时期城市文化的积淀,一个标志性的老建筑群甚至会成为一个城市的象征,代表着一个城市特有的风貌。如何保护、规划好那些珍贵的老建筑,充分发挥好它们的文化功能,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现代人好像生活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人们向往着住进新房子,却又不能不为有着千年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渐渐消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作家祝勇的《再见,老房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版)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作家不多——因为一部分作家将其视作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作家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都在其中。与此同时,作者虔诚于先人的创造,追寻祖辈的精魂,欣赏昔日的生活气息,并用精致的文字勾画出在时间隧道中失散了的画面。但与“寻根文学”不同的是他更关切文化的本身。

在不少城市,老(旧)建筑被视为落后的象征,先是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然后是高楼在原地拔地而起。然而,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加拿大籍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1916~2006)早在1961年就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2008年8月版)中提醒人们:一个地区的建筑应各色各样,应包括有适当比例的老建筑。没有那些破旧的老建筑,城市很容易失去活力——面对着那些曾经栖息着人类欢笑悲伤的老建筑,“征服”有时也会变成贬义。雅各布斯认为,“所谓的老建筑,我指的不是博物馆之类的老建筑,也不是那些需要昂贵成本去修复的气宇轩昂的老建筑,而是很多普通的、貌不惊人 and 价值不高的老建筑,包括一些破旧的老建筑”。

在雅各布斯的研究视野中,保留老(旧)建筑的意义决不是要表现过去的岁月留在这些建筑上衰败的或失败的痕迹。这些老(旧)建筑是很多中等、低等和无产出的企业的“栖身之地”。对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而言,老(旧)建筑是多样性需要的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

老建筑的保护范式有很多种,建筑本身的渊源也是其重新开发价值的基础。因此,在《老建筑新空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4月版)中,作者韦莹依照老建筑的原有风格,为读者分为三大类型:西洋建筑、老工厂与仓库、传统建筑及其他。从人们可以看到,在建筑美学、生态空间、城市景观等各种保护、再利用规则的平衡之中,在新所有者开发诉求和设计者重建智慧的共同作用下,无论是单体老建筑还是建筑群保护区,都显露出独特的趋势和想象力。

近日,“世界图书和版权日 京版集团第11届讲坛”举行。讲坛以“微时代的阅读”为主题,一些文化学者、作家、评论家共同探讨微阅读时代的生活方式。(据4月24日中国新闻网报道)

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娱乐当道的时代。各种娱乐节目、电影电视剧、好玩儿的游戏层出不穷,我们几乎没有时间阅读。再加上微博、微信、微小说等新事物的涌现,逐渐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读书,与现代人渐行渐远……

即使是说到阅读,我们很多人看的也是那些“轻飘飘的、软绵绵的、放到嘴里就化的书”,微阅读、轻阅读、浅阅读,成了流行的、时尚的阅读方式……因此,讲坛上一些文化学者主张应多读那些有“分量”、有“质量”的图书,提倡“有力量”的阅读。

的确,凡读书者,都会有这样的读书经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阅读生活中,既有那种轻松易读的书籍,又有内容有“分量”、艰深繁难的书籍。西方一些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文化批评者,评论读者的阅读行为时,常常把我们的阅读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不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即阅读那类可轻松阅读的书;另一类则是需要下工夫的阅读,这应该指的就是那种阅读有“分量”的书。那些轻松消闲的书籍,阅读起来固然轻松随意,但更多的是停留在阅读的浅层次上。内容艰深繁难的这些有“分量”的书籍读起来,不仅需要我们的审美判断力,对我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平,或许也是一种考验。

这使笔者想到了作家铁凝对阅读的体会——她曾感慨地说:如今,网络阅读成为人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的阅读行为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眼睛在网上快速、便捷的“暴走”,逐渐替代以往细嚼慢咽似的传统阅读。新媒体使昔日“纸面”凝聚的诸多艺术的神性,不断被“界面”的感觉颠覆和碾轧。然而,这种“界面”代替了“纸面”的阅读,损失的可能是时间的纵深和历史的厚重。人在获得大面积爆炸性信息的同时,也会有某种难言的失重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阅读其实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许多有“分量”、有“重量”的书籍,比如《论语》、《孟子》等,这些书,文字表面不难,但奥义很深。但是,这些作品却都被看作是人类的伟大作品。所以,对于一个把阅读作为终生追求的读者来说,他的阅读生活中,是不能回避有“分量”、有“重量”的图书的。阅读这样图书,固然要有坚强的意志、宏大的愿力,再辅以健康的身体,但是,一个追求读书的艺术、读书的情味的真正的阅读者,对阅读这种有“分量”、有“重量”的图书,是不会作为“苦差事”来对待的。他在这种深度的阅读中获得是阅读主体的感受和体验。面对着有“分量”、有“重量”的书,他感受到这种阅读能够会于心灵,触动灵魂,点燃生命,勃发精神意识,使人幸福,激发人生追求,最终获得阅读的幸福。

微阅读时代多读有『分量』图书

● 资讯

上海启动阅读“三联行动”引领城市阅读风尚

商报讯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在今年“世界阅读日”前夕的4月22日全面启动阅读“三联行动”:国内首个地方全民阅读媒体联盟成立、全市书店精品图书优惠联展、书香上海阅读系列活动市区联动,标志着上海全媒体、全覆盖、市区联动的推进全民阅读工作新格局基本形成。

据透露,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与《解放日报·读书》、《文汇报·书缘》、《新民晚报·读书》、《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星尚频道“今晚我们读书”、艺术人文频道“读书有道”、第一财经频道“速读时代”,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星期广播阅读会”、“子夜书社”,东方网

学者许子东清华开讲莫言和网络文化

商报讯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子东近日受腾讯书院之邀,接连在清华大学举办两场讲座,分别谈了莫言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和网络文化的话题。

第一场讲座,许子东以莫言为例谈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危机”。许子东认为,以莫言《红高粱》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发展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另一写法,还引来“抗日题材”升温,而作家年龄结构老化是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

“品味书香”等10家本市优秀媒体品牌读书栏目(节目),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全民阅读媒体联盟,旨在聚合媒体力量,构建全媒体的宣传平台和推进机制,更好地发挥媒体在全民阅读活动中的宣传和引导作用,推介优质阅读内容,引领城市阅读风尚。这是国内首个地方成立的全民阅读媒体联盟。

上海全民阅读媒体联盟的成立,不仅体现了媒体的社会文化责任,也意味着上海全民阅读活动的工作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城市阅读媒体群的悄然崛起,将为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增添更多的墨韵书香。

(田雨)

他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活跃作家不像以前,每10年换一批,现在这批作家已经活跃了30年,而下面的人还没法取代上去。”

在第二场讲座中,许子东首先结合自己对郁达夫的研究谈了对网络热帖的看法。随后,他结合具体案例谈了对于网络文化的一些理解。问及对网络实名制的看法时,许子东认为,长远来看不是坏事,他说:“网络实名制短期内效果一定会冲击网络,长期来说未见得就不好。”

(潘启雯)